明显的大男子主义，是否也因为她是女性而一贯对其理论著述至少有些轻视？”[①]弗洛姆回复道：“我认为男性社会民主党人永远理解不了罗莎·卢森堡，而她由于女性身份也永远不可能取得影响力，虽然她具有这种潜力；男人无法成为完整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未能从男性身份、父权支配的性格结构中自我解放出来。”[②]

弗洛姆终其一生都致力于集中思考人类如何实现完整的人性，不仅是在心理学层面，也在政治与哲学层面。他始终在寻找摆脱异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路径所在，在探讨马克思与社会主义人本主义领域，他在美国以及在国际领域均担任了关键角色。

（**译者简介：**于琦，男，1974 年 9 月生，山东菏泽人，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徐玉明）

1916 年复活节百年祭：马克思主义之维

凯文·安德森*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欧阳灿灿　译

【内容摘要】1916 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是二十世纪首次反殖民大起义，是席卷殖民世界的起义的预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和拉迪克都把这次起义贬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但列宁却视之为能够作为工人阶级反抗垄断资本之盟友的世界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是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关键词】1916 年复活节；列宁；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

[①] 杜纳耶夫斯卡娅致弗洛姆的信 see in Kevin Anderson and Russell Rockwell, *The Dunayevskyaya-Marcuse-Fromm Correspondence, 1954-1978: Dialogues on Hegel, Marx, and Critical Theo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pp. 208-210.

[②] 弗洛姆的回信 see in Raya Dunayevskaya, *Women's Liberation and Dialectics of Revolution: Reaching for the Future*,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5, p. 242.

* 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 1948— ），美国著名学者、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其著述领域广泛，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目前参与了史上规模最大、国际性最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整理与编撰工作。本译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之阶段性成果。

已故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称的“短暂的二十世纪”据说从 1914 年一战开始，1989-1991 年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而告终。这个格外血腥的短暂世纪以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冷战为特征。正如阿多诺 1945 年战后著名的评论所说，尽管是从弹弓到了原子弹，但人类体验到了“进步”。

然而甘冒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风险进行观察，二十世纪在南半球发展中国家还充满剧变性的事件，亚洲与非洲爆发了摆脱数百年基于种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自我解放运动，还伴随着进步性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了新世界的希望，使人们免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从关系等形式的人类压迫。

除此之外，还可以认为，二十世纪殖民地世界的大起义就始于具有决定意义的 1916 年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一。一小队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手持武器占领了都柏林政府大楼，几天后起义失败，其首领遭到处决。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康纳利（James Connolly），都柏林重要的火车站之一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英国 800 年的统治毫发无损。鲜有人能预料，这次起义后短短几年内，爱尔兰大部分地区会被进步性的民族主义者所解放，他们颁布了一部近乎世俗的、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共和制宪法。当然，由于神职人员和社会保守势力卷土重来，这些成果中有许多遭受破坏。但历史没有回头之路。

1916 年复活节起义以及随后爱尔兰争取独立的内战在亚非各国广为传播，争取自由的斗士们对此大加赞颂，表示赞美的还有看似不相干的组织——马科斯 •加维（Marcus Garvey）领导的激进性的美国黑人进步协会，而马尔克姆·艾克斯[①]的父亲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二十世纪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也在 1916 年对这一事件展开过论争：包括俄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波兰人卡尔·拉迪克（Karl Radek）等人，后者曾随罗莎·卢森堡共同工作多年。他们之间的论争不仅涉及对爱尔兰所发生事件的反思，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转折点，而这对南半球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真正密切相关的。

在 1916 年，这些未来的俄国革命领导人在本土之外还鲜为人知。其著述也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一些短小的流亡日志。在 1916 年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这些人一直就战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进行论战，列宁开始写作其经典著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而他生于波兰的德国同道卢森堡 1913 年出版了她的《资本积累论：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

[①] 马尔克姆·艾克斯（Malcolm X, 1925-1965），20 世纪著名黑人民权斗士，1965 年在纽约一次集会上遇刺身亡。他短暂的一生毁誉参半，诋毁者称他是鼓吹暴力的种族主义者，支持者则誉之为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非裔美国人之一。他去世后，纽约一条大街即以其名字命名。译者注。

一书。列宁和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并非历史的残余物，而是一种极为现代的现象。若不能控制和剥削新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将失去动力，而对这类殖民地的恶性争夺也是导致 1914 年大灾难[①]的重要因素。列宁还认为帝国主义和垄断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二场论争涉及帝国主义时期民族独立运动的命运。尽管他们都对遭受盘剥的殖民地人民的困境表示同情，但彼此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卢森堡和他曾经的亲密战友拉迪克，以及列宁年轻的同事布哈林均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小的民族将会落伍，就如同小的资本主义企业被大的垄断企业压倒一样。此外，战争已经明确证明民族主义的破坏力和反动性质。

复活节起义之后不久，拉迪克即推动发起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在一篇写于 1916 年 5 月，题为《他们的战歌已终止》的文章中，他写道，爱尔兰农民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革命力量，原因是他们已经被经济让步所收买。当前的起义方案更为保守："这场被称为'新芬党'的运动是纯粹的小资产阶级运动"，"没得到什么社会支持。"因此，爱尔兰经历的不是一场革命大起义，而是"英国政府容易解决掉的一次暴动（putsch）。"（这篇文章以及上文提及的托洛茨基与列宁的文章可见于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所编《列宁建立国际革命联盟的斗争》一书。）与此同时，拉迪克把英国政府的镇压称为确定无疑的"犯罪行为"。

1916 年 7 月，托洛茨基加入论战之中，他采取的是一个尽管不那么居高临下、但也类似的立场。他同样下结论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已成过去，"即便在爱尔兰，民族革命的历史基础也已经消失，"他把起义者称为"民族主义的幻想家"。当然，爱尔兰工人阶级内部的民族主义是不难理解的，它给予了"英国自负的狭隘与帝王般傲慢的工团主义"，而这种工团主义使两个群岛之间的阶级联合变得更加困难。然而，这一民族主义大起义并非问题的解决，1916 年复活节事件表征着"往昔的希望与方法已经过时"。未来寄希望于国际工人阶级联合与工会运动之中。几个月后，到 1916 年秋，列宁也参与论争当中。这一时期，即便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他也几乎没什么盟友，列宁提出一个更为辩证的观点：帝国主义确实强化了资本主义，但它也显示出内在的矛盾，遭受压迫的国家与民族奋起反抗。如果这些抵抗是进步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则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盟友，而非竞争对手。

1916 年复活节事件提供了列宁所寻找的一个具体例证。他驳斥了起义之社会基础狭窄的错误观点，认为这类观点对复活节之前数月间的群众运动"教条主义式"地视而不见。1916

[①] 即始于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复活节事件并非历史的倒退，而是未来的一个预兆，预示着战后必然出现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列宁写道，“不幸的是，爱尔兰人的运动兴起得过早”。此前数月他一直在研读黑格尔与辩证法，他在一个更概括性的层面总结认为，1916 年复活节事件印证了这一事实，“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些小民族、这些在反帝斗争中无权势的独立因素”在将挑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动乱中扮演一定角色”。

尽管隐含在非常谨慎的措辞之中，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激进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创见，它诞生在全球左翼重点讨论民族主义之反动性的一个时期，认为民族主义战争造成了欧洲的分裂。1916 年复活节奋起抗争的爱尔兰女性与男性赋予了抽象的理论论战以实质性的内容，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彰显民族解放运动进步与革命性的光辉范例。且不管当前应当对列宁进行大量而且必要的批评——关于他前卫的政党观念和他的一党专政国家等——他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称得上二十世纪最深刻的政治学洞见之一。因为列宁对民族主义这一范畴进行了辩证式区分，一方面是强权的（反动性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弱小的、受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假如没有列宁阐发民族解放运动的著述以及新生的苏维埃联盟对反殖民运动的支持，马克思主义未必能在印度、中国、南部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取得如此深刻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批有关民族解放的著作对美国一些重要的激进思想家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如杜波依斯，C. L. R. 詹姆斯，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以及葛雷丝·李·伯格斯[①]等人。而且一直以来有报道称，弗朗兹·法侬[②]在生命最后阶段还把列宁的部分著作带在身边，正如他在划时代著作《大地上的苦难者》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今日，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结果，以及众多民族解放运动掌权后出现了问题，左翼很大程度上已转而反对民族主义。然而，当我们目睹库尔德人、巴勒斯坦人的境况，或者那些自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者，我认为必须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现象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简言之，我们应当采取一个更细致、更具辩证性的视角加以讨论。

[①]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美国学者、编辑、著名反种族主义斗士；詹姆斯（C. L. R. James, 1901-1989），特立尼达历史学家、著名社会主义者、后殖民理论的先驱；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生于乌克兰，美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派创始人，她也是本文作者的学术导师；伯格斯（Grace Lee Boggs, 1915-2015），美国著名哲学家、作家、社会主义活动家与女性主义理论家，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她曾与詹姆斯和杜纳耶夫斯卡娅合作。译者注。

[②] 法侬（Franz Fanon, 1925-1961），法属马提尼克岛人，著名哲学家、 革命家与心理学家，在后殖民理论研究和批判理论领域享有盛名。译者注。

（译者简介：欧阳灿灿，女，1980 年 9 月生，湖南沅陵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徐玉明）

美学与组织民主在社会协商中的作用

[意]安东尼奥·施特拉蒂*

（特伦托大学）

张蕴艳　译

【内容摘要】通过阐释在最近的组织美学研究中社会学议题的原则，本文揭示了组织美学与组织民主的关系问题。讨论了组织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多样化的创新性的方法和研究模式，特别是讨论了日常工作生活中具有艺术和美学特征的组织分析方法。通过将组织生活美学维度涵括进来的方式，作者认为组织美学的社会协商研究，暗示着我们应扩大日常工作生活中组织的公民和民主的标准。

【关键词】组织美学；社会协商；组织民主

---

* 安东尼奥·施特拉蒂（Antonio Strati），著有《组织与美学》、《组织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范式与选择》等书，在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和锡耶纳大学任教。